





孫月峰先生鹽定

羅子

# 快書小品

非力齋藏板

敘快書小品

好讀書者惟書可以解憂猶嗜酒

酒勝于書

者非酒無以破顏快意當前適觀

而已矣而其于小品焉尤甚小品

佐書政者也政府簿書為叢案頭





筆硯爲崇。得一爽目者。讀之。政如  
遊身藐姑射之巔。旬日而後。反冷  
然善也。不特異聞異見。詫飛耳長  
目之奇。抑且入玄入妙。澆春花秋  
月之恨。善讀書者。政不能無意于

真大快事

此。適過吾友齋頭。有快書小品十  
四卷。竊而讀之。具載可當小國初遺事。

史

併故老舊聞。詢其詳。爲羅子應先  
生所手著也。子應博學多聞。卽此  
小品。具見一班小品。作自唐人。類



多荒唐小說。羅老獨記舊聞。核故實。則此書之行。不獨有裨于後學。且足以當野乘。是又朝與野一○小○中○見○天大快也。烏乎小之孫鑛題。

快書小品目錄

一卷

毓聖異徵

占風靈術

保誌法師

焚金剛疏鈔

論禪定智慧

論形氣識神

糜元譏許由

恐傷盜足

佛經多僞

出神

丹井延壽

異物

體相書語意可取

火浣布

燈見之異



二卷

周程性學所印

朱子用佛書

鬼神

魯齋論治亂

格物窮理法

温公墓碑老杏

諒闇不當開講

文詞小伎

南軒集要

澹菴不知朱子

朱子自叙詩

三卷

柳子善學莊子

王褒善譬喻

蕭望之醇處

秋聲賦

荆公烘蟲詩

韓公短荆公

申公諫神宗

僧言切當

康節不仕

曾南豐詩

打火字入詩

朱子詩有爲

論歐陽六一

論爲人後者稱呼

南豐明妃曲

家戒戒盈

枳盆

桃符

李長吉用事重復

劉向格言

張敞善用事

不諱君父

王文秉小篆

東坡詩文不照人



蘇子由

效六一折句體

論麥舟圖

四卷

劉更生

史記自矛盾

為太史公解嘲

申齋論史記

父老難溫公

張舜疆王陵

亂賊多賢子

梁琛忠言可法

諷諫易感主

婦人先見

婦人先見

朱子評坡文

雲峰論學者

譏聖賢可戒

湯武

山谷家書可師

文歐二公優劣

梁簡文識趣

高房山

頻伽鳥

山樂鳥

釀酒二婢

樂天減獲名

錢鑑詞

舒雅吏隱

蚤贊

清蜜梅法

前身今日詩法

偶似山谷

五卷

陳無朽

周解題龍

小品

目錄

三



辨東里不灰節

放翁詩跋

韓邵淮陰廟詩

士大夫竹

孟頫背袁鏞灰節之約

山樓志

幽人箴

紇訛為瞎

性異之木

理髮術

趙介懷仙吟

六卷

君明臣忠

中山王勲烈

中山王有識

禍福有命

金陵三老

孫炎薦劉基

春秋本末

孟子節文

策四書疑問

張以寧

文臣贈伯爵

尋适論風憲

壻與義子許襲爵

后妃歸寧

鄉試失火

得撫本省

漢庶人

兄弟駙馬

阮太監城北京

鎮遠侯知大體

厚薛薄李

宣宗巡邊

孝義至大位

封改嫁母

七卷

小品



東里送方勉詩

東里送二陽公

劉伯川知言

取常建詩

市隱賢豪

解觀一

夢中聯句

朱正民

前輩用功切實

賣鷄買書

跋橘亭幽興集

李蕙歿節

東里戒族孫

八卷

前輩善謹

李司空

鄭少宰

殺狼償命

姚老文獻蔬

題畫嘲謹

戒初仕善言

外曾祖父子本末

九卷

漢高祖

侈靡鮮終

王薛論待僕

文仲子論仕

陸遜儒將

光武任臺閣

方遜志不喜光武

賢臣始能補闕

朱子名臣論

量是強制

際遇有命

邵子知命

一忠一孝

容齋論史記



容齋論諫法

玉筋篆銘

朱蔡論交

房琯復唐大策

孝女化銀

騎犢詩畫

少章耻比叔通

朱弁文與節稱

不思舊句

詩人神妙

十卷

汪藻比陸贄

遠夷頌德詩

鬼谷非縱橫

虞仲不仕非義

興亡不係神

論氣稟好處

司馬法近儒處

民牧所自

春秋色鑑錄

古人大於今人

虛谷桃源行

父子祖孫同名

恠山

五顯事跡

十一卷

左傳史記不同

左傳勝史記

諸侯遙戒

用刑戒言

漢賞罰不當

劉更生得天合

刑似之禍

宋廢宰相坐論禮

晉廢壓角

古人不忌白



紗帽損益麻冕

珪璧琯有別

右軍知己

重田謠

朱子父叔

吳蘭臯詩

祀社稷之原

論禰正平

漢儒授經圖

十二卷

夷狄情性不異

儒不求君

今人吊傷異古

象山贊

靜明濁昏

學本為已

答壽寓諷

列子多寓言

蔽易一言

古人重師道

雨水先驚蟄

鳴不以口

趙廣漢比商鞅

思復長者風

羲之東晉豪傑

朔易二義

不忘小過

兄壻亦封駙馬

隴西王及義惠侯

十三卷

周翠渠履霜操

荔支

優人不避諱

祝穆自言善忘

懶惰外欲害學

六一書語可誦



識心見性可遣累

酒可愈病

甘蔗葵糖

疫不染義人

龍生九子

蛙變為鶉

糞名通

五更鷄鳴

學鵲鳴吐血

小兒衣不可夜露

四惡鳥

九頭鳥

異鳥

蚊母鳥

鳴鳩當作鳴鳩

鳥名似草木者

鷺鷥膏瑩劔

人膏燈

鶻冠

插雉尾所自

藥名似山名

十四卷

定分獻上香禮

南京帝王廟

正殿所祀歷代帝王伍室十六位位次

兩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

南京功臣廟

江西二忠臣廟

南昌忠臣廟歿節功臣十四人位次

康郎山忠臣廟歿節功臣三十六人位次



快書小品卷之一

泰和羅 鶴子應 著

東海孫 鑛月峯 閱

江左陶原煥乃冰 訂

毓聖異徵

聖人之生多非常道先儒亦錄之不疑故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于常物者其



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  
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鼈物固有然者矣聖人之生而  
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今畧紀數事以俟考史記曰  
包犧氏母華胥履大人迹于雷澤而生包犧氏于成  
紀后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  
人跡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  
生稷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  
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水上飛鳥以其  
翼覆薦之姜嫄爲神遂收養之因名曰棄此皆以履  
大人跡而生也神農母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  
感神龍而生炎帝漢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  
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之見蛟龍于其上已  
而有娠遂生高祖此皆以感神龍而生也契母簡狄  
有娥氏之女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  
狄母取吞之因孕生契秦之始祖大業母女修爲顓  
頊裔孫女修織玄鳥墮卵女修吞之而生大業此皆  
以吞鳥卵而生也又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出觀  
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孕而生堯河圖曰湯  
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然此猶皆言其受胎  
之異于人未嘗言其生之不由于產門也而前志所



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膚割而生契何哉及觀史記世家亦謂顓頊魯孫吳回爲帝嚳祝融生子陸終陸終生子六人皆坼剖而生漢譙允南作古史攷以爲作者妄記而于寶乃曰天將興之必有尤物歷代久遠莫足相証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剖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世之信也以今觀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又謂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割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時之嬾人當有剖坼而產者矣以此觀之則釋氏謂佛生于脇下亦可信耶但諸所記者皆爲聖人大業及陸終六子雖非聖人然其子孫皆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固亦貴矣獨屈雍子未見其聖與貴何耶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玄鳥之頌作于商人生民之雅出于周公其所述簡狄姜嫄二事尤詳孔子刪詩不以其怪而去之聖人亦固信之矣然則後人何疑哉因洪容齋故漫識此以俟證于聞見之博者

### 占風靈術

古人作相風以占吉凶其術最精惜今不傳其法而其制度則見于晉傅玄之賦其畧曰乃構相風因象



設形蜿盤獸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躄正直之無撓  
度徑高而不傾棲神鳥于竿首俟祥風之來征只此  
數語而相風宛然在目亦可謂善賦矣

### 保誌法師

梁陸倕作保誌法師之誌文雖是六朝氣魄亦却簡  
潔錄之以見一代之製云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

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釋  
法義並見法師于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  
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  
徒跣負杖挾鏡或微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兆

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于  
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象出置戶外語  
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隕沈舟之痛有  
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帳  
而拊心爰有命司式刊景行文曰欲化毘城金粟降靈  
猗歎大士權迎帝京緒胄莫詳邑都罕見譬彼涌出  
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  
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虛立  
發言風偃葉窮難詔因謝弗諉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 焚金剛疏鈔



德山鑑師始習教部義學出群自謂精通眼空四海  
未信禪宗有教外別傳之道欲到南方破除宗旨遂  
以所造金剛疏鈔擔負出蜀行至澧州見一婆子賣  
餅遂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曰這是甚麼文字山云金  
剛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  
得則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點那箇心山不能答遂至龍  
潭信禪師處棲止馬一夕侍次潭云何不下去山乃  
出遽回日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山擬接潭復吹滅  
山于此時大悟禮拜自知平日所知總是心思意解  
識情而已明日將疏鈔縱火焚之自秉炬其畧曰窮  
諸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以一滴投于巨  
海迺知不得妙悟雖造經書千卷終于識情計度此  
言雖爲彼教而發然吾儒有志于道德者觀此亦可  
以深省矣

論禪定智慧

懶云日禪定猶雨也智慧如日也常雨而無日則壞  
萬物常日而無雨則焦萬物雨日迭施始克成就萬  
物也此言深有理致此其所以大亂真也耶

論形氣識神



人生有夢者乃神識所爲不屬形氣若以形氣能作  
夢死而未殯者形亦尚存何以無夢乎至于埋之火  
之何不知痛苦乎當知因神識成此形氣 形氣如  
屋神識如人去住由人屋是閑物漢牟子曰人臨死  
則家人上屋呼之魂神還則復甦不還則不甦魂神  
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五穀之根葉魂神譬  
五穀之種實其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耶

糜元譏許由

巢父許由古今稱其高尚無敢議而魏糜元乃作文  
以譏由豈有所激而然耶否則侮聖罵賢誠爲可懼  
錄之以爲淺薄之戒其文曰潛居默靜隱于箕山身  
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  
際會之間矯時取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  
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所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  
教故諷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  
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服肱  
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  
當攄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揖君司佐  
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以堯爲闇則歷代戴其功以  
民爲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



臣不出小人聚群卽當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  
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形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  
徒生生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于湯周公相成興  
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歿有美名人生于世貴  
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宗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  
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  
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  
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知則  
不仕聖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群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 西漢重處士

韓福行義修潔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  
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加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  
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自是遂爲徵士之故  
事以此觀之西漢未嘗不重名節之士也

### 恐傷盜足

華陽國志云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園見之  
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夫事出倉  
卒而能用意仁厚若此固非失聲于破釜者也

### 佛經多僞

景隆吳僧云世傳金剛經注云是六祖解此是元豐



間羅適所著假此名也又無法寶壇經第十囑付章  
喚法海勿失宗旨計七百七十七字此是金天教之  
人偽造增入未及正之也云又世有後三卷蓮經亦  
是偽造記之以俟攷

### 出神

洪武中姑蘇萬峰和尚入堂巡視衆禪者中有文武  
主出神去矣少頃萬峰召文誠之曰此爲鬼神活計  
吾宗大禁之文乃自新文曾與統僧坐夏謂曰我之  
出神不分遠近皆能往來亦能談論亦能取物惟不  
能到天邊只在低處行去我亦自知未足苟不得萬  
峯剋責然亦耽溺其中矣細詰之不過惟能靜坐而  
已予妻祖太守金靜虛先生嘗與其徒往還予親見  
其手筆如此

### 丹井延壽

舊傳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移居他處輒殘  
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老壽竟莫知其故後疑井  
水赤乃掘井左右得丹砂數十斛乃知丹汁入井是  
以飲水而得壽也

### 異物

十洲記云聚窟洲在西海中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



而花葉芳香聞數百里扣其樹聲如群牛聞者皆驚  
伐其根心玉釜中取汁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  
曰振靈香又名反生香又有炎洲在南海中去地二  
千里上有生獸似豹青色其大如狸取而積薪燒之  
薪盡數車而獸尾毛皆不焦斫刺亦不能入擊之如  
皮囊以鐵椎鍛其腦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  
便活而起以石上葛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菊花服之得  
壽五百年又有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昆吾石  
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四照爛如水精切玉如泥上  
焉龍魚河圖亦云所載三物固皆怪異不可信然漢武帝因

李夫人死嘗令方士求反生香豈其昏惑輕信致然  
耶抑世果有此等異物也而文獻通考亦載抱朴子  
云敦炎洲在南海中薰綠水膠所出膠如楓脂不可  
多得者音詰狃音屈獸啖人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唯  
從鼻上至脊尾有毛廣一寸許青色長二三分他無  
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之斬刺不傷縛投火中積薪  
盡而獸不焦以大杖擊之皮不傷而骨碎盡乃死則  
似果有矣併志以俟攷

體相書語意可取

朝士訪仙佛兩法躰相書儘有警人之語修證大畧



亦可槩見今爲拈出隱居曰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于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離則尸解質化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其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然其自謂亦畢竟寂滅不如聖人順死而有不寂滅者長存也

### 火浣布

丙辰春予在宥國縣庠生章景家掘園地得古塚僅一敝緜燒之色愈潔白因異之持以示予試之果然其縷之縷折之輒開若績麻然置油膩泥滓中有所染焚之卽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卽此緜之類爲之也按火浣布岳蒙泉謂是火浣草所織其草出烏鼠山而玄中記云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然



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月三月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為薪然之無盡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則又以為炎山樹皮所織而文獻通考亦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皮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火浣布則與玄中記大同小異但以炎山為火山耳要之中國常有疑岳言近實然古今但知其焚不化耳今張氏所發之塚不知幾百年諸葬具骨觀皆化而此獨存則其堅久雖地氣亦不能蝕也其為物亦異矣哉

燈見之異

朱子廬山北紀行詩自注云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今茅山亦然不但請燈即見且隨請者多少之數或僅一盞



或倏滿山豈真地盛人心歸向者又衆故有此靈異  
耶今廬山不聞如朱子時有燈益信人心歸者少故  
靈亦泯然則茅山之靈後安知不泯耶因並著以俟  
驗

快書小品卷之二

性學所自

羅子著

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周子  
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太極以爲得之于人則  
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  
加于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  
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于人者二公蓋亦未嘗  
見此誌而云耳鶴按朱子之時儒者已無定論如



此而朱子亦謂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  
之有陰陽頗與周子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  
端緒至周子然後得之于心而天地萬物之理巨細  
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于是始作此圖以發其秘  
耳

朱子用佛書

朱子注書多用佛書語畧舉數則爲證餘可自見虛  
靈不昧出大智度論不可限量出華嚴寶積大集似  
是而非出鐔津集真實無妄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  
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亦至實無妄是東林口

授周子之語能知覺所知識出楞嚴經千聖相傳心  
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  
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活潑潑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  
裏咬菜根無縫塔三句劄着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  
條痕一摑一掌血皆出佛書其注易附錄纂注注復  
卦亦引楞嚴經爲証據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

鬼神

俗儒不知陰陽之理便言無鬼神有陰陽則有造化  
有造化則有鬼神子曰天地明察鬼神彰宗廟致敬



鬼神著矣。天神人鬼各有功用。聚散有神。之神有鬼之鬼。且人之生有魂魄。只魂魄二字已屬鬼字爲之。又說何事。

魯齋論治亂

許魯齋與竇先生書曰：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  
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  
薦之言，聞之取措。且警且懼，即舍中懇陳，所以不可  
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  
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  
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

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于治，治極而入于亂。亂  
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  
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  
復而至于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  
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  
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于偏。偏文沒不用矣。故凡善  
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  
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  
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  
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



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惟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爲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卽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只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遊之況。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才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蚕老麥收。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翫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慮。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彙括。悚息待罪。今觀其書。所論理數。治亂相因。皆自太極靜極而動。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數句來。豈但識時命數三者而已。學者不可以書文視之。當時時誦習可也。東漢黨錮之士。使得此書而讀之。必不以力求勝于天矣。

格物窮理法



晉韓康伯數歲母爲作襦令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  
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  
既着襦下亦當暖此卽隨所遇格物窮理之法無祇  
以康伯幼穉當此語爲可竒也

溫公墓碑老杏

程文憲公

鉅夫

題溫公墓碑老杏圖詩曰吾聞精誠

可以貫金石誰謂草木真無情君看穹龜深水老  
杏布護數百齡風枝雨葉擁幢蓋陰森若有神物嗎  
凍水先生三代士青春行天和且平問學深探古人  
曠德化直與元氣并蘇公雄文照四海比較當世誰

重輕豐碑俯仰謾興廢百什不奪二老名由來宋祠  
北中葉已在紹聖非崇寧夏臺大夫獨好事異國肯  
與扶顛傾古祠香火今幾載大宇深刻羅軒屏何人  
卜居占此土白雲老子今疑丞摩挲往事起惆悵表  
顯更爲圖丹青乃知天地崇至誠陳根斷石猶寵靈  
此心豈有古今異遺跡試向天人徵司馬文正公之  
葬也勅命蘓文忠公爲文表其墓至尊親書其額曰  
精忠粹德之碑未幾什於群儉之口嗚呼邦國殄瘁  
固基於紹聖哉而斷碑之罅隨有杏生丐盤屈蓋偃  
擁其龜趺若非偶然者金皇統間夏邑王令及墓僧



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而無恙白雲翁家  
與之隣益用封植繪而爲圖皇慶之元翁以平章政  
事預國論議留京師乃出是圖及修復之碑以視廣  
平程某序之遂爲詩其原序如此嗚呼後之儉邪視  
此亦可少警矣什一君子碑感召尚爾况殺之乎鶴  
因孔明廟之栢萊公之竹皆飫傳于世而溫公之杏  
無聞故錄以著之

諒闇不當開講

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從張南軒游以學行見重於  
世頗與朱子不合嘗有書與朱子論諒闇開講事朱

子亦不能荅今錄之以俟訂是否於君子炎近讀邸  
報伏見八月八日指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  
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  
盛美然擇日開講可矣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  
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蓋  
曰軍國之務不可以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蒞政亦  
勢有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  
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  
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  
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



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大功且然况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官以備顧問喪祭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問焉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宮之中聽斷有疑時以訪焉可也大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清閒之燕炎爲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所考漢唐之事亦不足證未審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何足以議禮然待制鄉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幄之長炎爲是有請焉乞賜垂教以開釋所疑幸甚

### 文詞小伎

朱子曰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合於天邪至於文詞一小伎爾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邪觀大儒之論如此世之以文詞稍達卽自謂前無古人而欲驕人者可以愧悟矣



南軒集要

方虛谷曰孟軻氏歿至本朝諸大儒出而後道與學之要大明于天下衣冠南渡得其傳而尤親切者吾晦菴與南軒爾且道何物也仁義禮智是也卽天之元亨利貞也元者善之長卽仁之所以首四德包萬善者也人而能全其本心之仁則道在是矣故曰仁者道之要學所以學是道也以敬爲主而又推廣其義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能終始乎此敬而仁在是矣故曰敬者學之要南軒平生守此二者爲之準的所謂言仁錄主一箴者皆知要之言也是故

能以其身方駕竝驅於千古之上爲一世道學之宗主夫豈偶然也哉然則道之準的在乎仁學之準的在乎敬敬則仁仁則道此不可易之要也而其所以漸磨視效者猶有人焉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爲之父以胡文定五峯爲之師以晦菴東萊爲之友而又取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爲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爲準的著諸葛忠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體用學莫不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槩見者蓋如此予節抄南軒集分類以觀著是說於前將以示士大夫之有志於道學者宜不可不得其要以爲



之準的也今虛谷此書不傳深爲可惜然得南軒全集而以虛谷此序之意擇而讀之亦易用力可以得南軒之要不至曠廢時日也

### 澹菴不知朱子

朱子寄江文卿劉叔通詩曰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間真僞有誰知自注云僕不能詩往年爲澹菴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僥倖多類此鶴按朱子讀澹菴論中興疏謂其可與日月爭光凜凜猶有生氣則朱子可謂深知澹菴者澹菴人品如彼之高而所知朱子僅以能詩荐之可謂深負知己者誠可駭矣乃知知己從古難遇也

### 朱子自叙詩

朱子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贈機仲景仁詩曰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蠡看虫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燃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

自注兩年罷詩止酒故云

功名况乃身外事我馬肆兀其回鞭解頤果值得水

井自注謂

鑒古亦會朝宗川

自注謂綱目

兩公知我不罪

小品

卷之二

乙止



九  
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話聞日共賦春  
容篇嗚呼讀此一詩功名富貴悉當姑置勿計此日  
不再得此生難再逢舍是他何益哉

快書小品卷之三

柳子善學莊子

羅子著

莊子曰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而懼後聞之而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  
默乃不自得柳子厚賀王叅元失火書全用此數語  
變化敷演而人不知也

王褒善譬喻

漢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裘  
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此最善譬喻謂人君能隨



所在而得賢臣則治亂皆理也

### 蕭望之醇處

蕭望之議論儘有醇處如言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雖董仲舒何以加此

### 秋聲賦

歐陽文忠公秋聲賦有云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縈而爭茂佳木葱籠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今味豐草綠縈二句乃塗抹未盡者去而讀之文健意暢與前自称否則覺有五代餘習云

### 荆公烘蟲詩

秋暑汗流如炙輶蔽衣蒸濕塵垢浣施施衆蟲當此時擇肉甘如虎狼餓咀嚼侵膚未云已爬搔次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轍自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復強活爪甲流丹真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據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凋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毆百惡來焦灼肯



貸一凶生棄播。已觀細點無所容。未放老姦終不墮。然臍郿塢患溢世。焚寶鹿室身易貨。塚中燎入化秦屍。池上爇隨遷莽坐。彼皆勢極就煙埃。况汝命輕侔涕唾。逃藏敗絮尚欲索。埋沒死灰誰復課。熏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蟻恨未除。自計寧能久安卧。右王荆公烘蟲詩。誠有所激而作。豈當驅逐異己者之時。其餘黨猶有所未盡者。故發而爲此詩耶。

### 韓公短荆公

韓魏公自永興入覲神宗。問曰。卿與安石議論不同。何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太子時。安石有異議。故與臣不同也。此誠答非所答。且與潞公以建立太子歸功同列之量不及。當時何不以民情好惡利害極論荆公之偏。而遽出此激忿之辭。素稱雅量者。亦有是失。邪。恐神宗當時聞此。亦疑公傾荆公以建儲之功。要君此諫。所以愈難入。而荆公所以愈專也。

### 申公諫神宗

呂申公公著諫神宗曰。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若與藩臣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此語全非諫君之道。凡章疏只當明



論政之是非曉君以從否利害之實不當以藩鎮協君如此當神宗聞言生疑荆公復舉爲譖則韓公危矣韓公嘗曰臣非跋扈者一小黃門至可縛臣矣而申公乃欲公跋扈望之邪此神宗所以愈信崇荆而刑公愈鄙薄諸公也

僧言切當

謝希深與梅聖俞書備記遊嵩山神清洞之詳中有云見石室誦法華經汪僧其言至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今味之誠至切當不誣也

康節不仕

邵康節答富丞相招出任詩二首其一曰相招深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閒何必更名爲欲如巢許稱臣日得似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野病夫無以係安危其二曰欲遂終焉閒老計未知天意果如何縱教朱紫酬身貴得似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鵝鴻自有江湖樂何必區區設網羅看他只是知道出處有定數所以不做官只要快活若數該出他也決出程子說他無禮不恭大過他只是知命耳



曾南豐詩

曾南豐過王介甫歸偶成詩云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忤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今觀詩意豈荆公拒南豐之諫不忍顯言其過而憤又莫能泄故發於此詩微見其意耶南豐與荆公知厚責善固其分也

打火字入詩

邢敦夫題李龍眠畫黃知命騎驢長歌有云到得城中打火開小兒拍手攔街咲用打火字入詩前此未見當自敦夫始

朱子詩有爲

朱文公桐廬舟行見山寺詩曰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繞屋除行色匆匆吾正爾春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漚鳥粥飯何時共木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籬條其感嘆願慕之情溢於言外豈當播遷奔走之時故欲迴脫塵累耶人言多不近情恐亦不知先生也

論歐陽六一

歐陽文忠公不喜繫詞謂非孔子所作亦不喜周禮謂非周公所定故史臣譏之曰此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浮華者歎然力變古文挽回五代頽波其功  
故史臣亦曰文風彬彬至今皆修之功學士大士  
與尸而祝之可見公論在人是非莫掩

論爲人後者稱呼

濮議引喪服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  
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  
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  
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其意欲使爲人後者不當  
改其父母之名爲伯叔等稱只當稱所後者爲所後  
父母所生者爲所生父母當時無人是之後曾南豐  
作爲人後議所論皆與此合然俗相習至今未有兩  
稱父母者

南豐明妃曲

南豐明妃曲有云丹青有跡尚如此何況無形論是  
非窮通豈不各有命南北由來非爾爲誠老於世故  
之言不但爲明妃發也

家戒戒盈

魏王景家戒與吳陸景戒盈當作一對看以其皆知  
止足不辱之道也三國時人而議論有此亦不可廢  
故特拈出仕而成功名不仕而成家業者皆當諷詠



焉家戒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率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戒盈曰富貴天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遊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危處滿懼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擇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習患構禍鮮有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惟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作終昆嗣焉

粃盆

今人於歲除累柴作架加松枝炭屑燒之如爆竹有聲謂之燒松盆按歲時雜記除夕作蕢燭以麻粃濃



油如庭燎今粃盆是釋文粃音詵粉滓也謂以粉滓和麻油於除夕燒之以守歲故律有元日油粃之文則今人所謂松盆蓋以粃松音相近誤以粃爲松故曰松盆也其用松枝又相乘附會松字之義而謬耳

### 桃符

今人惟士大夫世勲家及公廨方釘桃符軍民用之即以爲僭不知何時始然反讀劉後村詩有云不施鬱壘均編戶則知宋人已有此分別矣

### 李長吉用事重複

唐李長吉宮娃歌有云聽蛄吊月鈎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甄按屈膝窗戶上所釘之環卽銅鋪也北方人謂之屈戌與屈膝同其稱甚古故梁簡文帝有詩曰織成盤龍屈戌則屈戌與銅鋪爲一意明矣而長吉乃用爲兩物殆猶老兔寒蟾泣秋色之意豈故好此重複邪謹爲拈出恐後人效之也

### 劉向格言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反覆以和氣乖氣治亂爲說不但理到而且可爲後世格言謹節其數語書于座右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



國危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執狐  
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  
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  
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  
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  
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張敞善用事

張敞諫膠東王相書最善用事秦王好滌聲葉陽后  
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  
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

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此是引用當行本色處  
當以爲用事法

不諱君父

鄭州石像記乃晚唐李淵所作淵時爲鄭刺史其姓  
名與唐高祖皆同唐人忌諱至譏嫌名故韓子作諱  
辨警之豈俗隨風靡矯枉過直遂至不諱君父邪當  
時君臣上下不以爲怪亦不可曉也

王文秉小篆

南唐王文秉善小篆與徐鉉同時但今未見其書六  
一集古錄跋其千字文及紫陽石磬銘亦云文秉之



書罕見於今小篆自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  
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鉉  
者以鉉有文章重名於當時也又云五代干戈之際  
士之藝有至於此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其見  
重如此

東坡詩文不照應

蘇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  
爲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此豈非參  
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昧此等語則是以孔  
孟之事許之它固不足論矣而詩乃云追逐李杜參

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又祇以文人視之於聖賢事  
業漫不一及豈下筆之際惟欲文章之美不計其尾  
牙盾不相應邪洪容齋謂此詩蹈厲發越直追雅頌  
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謝墨山亦謂刻意苦思之文  
皆於此不敢輕議何哉朱子曰子瞻韓文公廟碑初  
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乃知大賢所見自別  
非尋常風靡者可及也

蘇子由

蘇子由上韓大尉書規模甚大其自言亦曰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可謂知言矣惜乎所見未



真終難掩疵至末乃曰幸賜歸待選優游數年將以  
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學文豈爲政之本邪使其得從  
周程講肄必能真學其大而無晚年攻呂申公奪相  
之失矣或云此書老泉代作不可知也

效六一折句體

漁隱詩話效六一折句體云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  
閣懶畫丹青予始觀缺且酌二字細味之不但音響  
重濁亦且不佳反不若隨斟二字猶爲彼善於此雖  
古人不敢輕相擬議能如此致思亦或可以有得也

論麥舟圖

楊文貞公題麥舟圖云士君子用心凡宇宙間皆吾  
分內事范文正志伊尹之志蓋自任以天下之重忠  
宣志同於父而世喜談其麥舟事至繪以傳論者又  
謂其重義輕利及賢於簞食豆羹見於色者雖意在  
乎警俗而論忠宣則淺矣烏獲舉一鈞可以論其力  
乎朱文公纂錄宋五朝名臣言行自其始學至於終  
身言之大者悉備而麥舟不與大賢之觀人有道  
矣今按文公言行錄迺載麥舟一簡於文正篇中文  
貞蓋未之考也



快書小品卷之四

劉更生

羅子著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有云昔者共工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又云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



至宋歐陽永叔遂以此數語之意變化作朋黨論可謂青於藍者古今雖盛稱其辭然不知其出於更生也因揭之以示同志

史記自矛盾

史記有自相矛盾者誠如先儒之論伯夷傳謂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是言武王伐紂但載木主號爲文王之說爲繆耳而龜策傳乃曰紂囚文王陰虜活之與之俱亾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又似言文王伐紂病死於師武王代將至不葬其父載尸以行而又非木主矣是誠何說哉他如此類尚多姑舉一事志之餘可自考朱子謂其麤率且疑當時未刪改脫稿理或然也或曰非出子長乃元成間褚先生者所補故也

爲太史公解嘲

趙東山涉謂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後人乃謂子長陷于刑法無財自贖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公者哉又曰貨殖傳是平準書注脚今讀之信然可以解子長之嘲矣



申齋論史記

吾廬陵劉申齋岳中酷嗜史記嘗曰史記初看甚有

羨字羨句再看但覺好三看元無一字一句羨減一字一句即不佳楊文貞公謂其求之篤故得之獨深然則中有可疑者不必深較邪

父老難溫公

司馬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溫公家先塋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嘗省墓止寺中有父老進謁獻飯畢求講孝經公以庶人章講之講訖父老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章各有詩云惟庶人章無引詩何也公嘿然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荅溫公尚矣今世有此父老耶

張辟疆王陵

史記曰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辟疆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寺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君寺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疆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



氏權由此起辟疆爲此計是忠於吕后而背於高祖  
誠爲子房不孝之子時王陵爲右相陳平爲左相又  
皆聽而行之何哉及后大勢已成而陵乃欲沮其無  
王諸吕得乎平勃等於此固無足責然則陵亦未必  
不爲阿意也綱目書張良孫辟疆謂陳平 云云 與此  
小異

### 亂賊多賢子

古之亂臣賊子常生忠義賢孝之子誠亦可怪如漢  
王莽之子宇耻父所爲乃自死宋褚淵子賁耻其父  
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死遂不仕齊以淵爵讓弟屏  
居終身唐李懷光將反其子璀苦諫不聽陰勸德宗  
防之後誅懷光因璀得存一嗣李氏賴之不絕如此  
類者不能盡述乃知聖賢不係於世類爲明言也至  
若劉向盡忠於漢而子歆附莽篡漢前輩多惜之以  
此揆之亦何足異堯舜不能保朱均之不肖而鯀乃  
生禹聖人固亦無如之何從天所賦而已矣

### 梁琛忠言可法

燕主慕容暉遣梁琛使於秦主苻堅秉義不屈既還  
而秦兵入燕燕主反疑琛收繫獄暉之降也秦主釋  
琛問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身爲禍可謂智乎琛對



曰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避以  
狗君親彼見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問家國使  
臣知之尚不忍爲况非所及耶琛之斯言可爲萬世  
臣子之標鑒

諷諫易感主

古人善諷諫唐太宗築臺以望長孫后引魏徵登之  
徵佯不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望獻陵若昭陵  
臣固見之矣太宗遂爲毀臺此出太宗英明之主猶  
不足異肅宗視李輔國劫遷上皇於西內不能制又  
畏張后遷上皇一年猶不敢朝山人李唐見上抱幼

女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皇思念陛下計  
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爲泫然泣下始往一朝  
乃知犯顏死爭不若諷諫婉而切入主之深雖非英  
明之君聽之亦有所感而改也

婦人先見

古人多先見之明不但男子雖婦人亦然今之賢智  
有所不及如叔何嚴延年溫太真高頰之母晉伯宗  
之妻明而且哲何處得來只爲古人靜而無欲嘗存  
其誠所以前知如此後人不能者多欲無誠蔽其本  
心之靈也



朱子評坡文

朱子曰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說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按坡公此病頗多朱子雖舉此篇爲言以此意推之應自有得耳

雲峰論學者

雲峰胡先生元初人嘗痛當時學者曰學晉帖誦晚唐詩筆跡聲氣稍似之哆然以士自名謾不知經學爲何事今時視元初又不及使雲峰在又當作何說耶世愈降學愈下固氣數然也

譏聖賢可戒

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爲儒老奴無意一日夜分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而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其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年遇癘疾而卒此誠荒唐可咲然近世有作文字或著論辨毀聖賢賢而不知懼者觀此亦可少戒矣

湯武

韓子作文王拘幽操末句云嗚呼臣罪當誅考天王聖明伊川程夫子以爲能道文王意中事朱子不然



後人以二大賢所見不同莫知適從然逆孔子之意亦常不足於湯武如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答子貢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等語其不足之意已明所以不明言者意孔子本殷後而生于周理應爲君父諱也然則朱子不同於程子者蓋有取於孟子也要之聖門至極之論孟子蓋因時救弊之言當從程子爲是近觀容齋續筆一說甚好錄附於此則程朱之言不待辨而明也切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山谷家書可師

嘗在一友家見山谷與其從弟一書不但詞翰可寶其尊祖敬宗愛兄睦族之意藹然可以重戒乃知古人用心無一肯苟以今所刊刀筆不載故錄之靖民判官弟夏熱想同新婦兒女安勝去年人來得手書甚慰遠情但未知新除在甚處計亦且近鄉里耳諸兒漸長不可不加意教訓人家生計厚薄自繫時命但不可令斷讀書種子耳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本不在人後但應



舉困頓遂潦倒如此耳嘗思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  
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  
高曾祖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  
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幸試  
深念之相望數千里憑書惘然千萬珍重四月十七  
日兄廷堅書報靖民判官弟

文歐二公優劣

文潞公彥博歐陽文忠公修皆宋名臣潞公文學雖  
不及歐而雅量過之則所不及者又皆末事也予嘗  
因事而見之唐介論潞公由嬪妃致宰相仁宗震怒

介命在倒懸潞公不詳惟拜謝不已介始貶英州別  
駕潞公亦罷相知許州非潞公貶介也及公再相因  
吳中之請即薦介于帝且言介言誠中臣病遂召介  
知諫院歐公知政事英宗欲尊濮王爲皇考詔禮官  
與待制以上議之司馬光王珪等議稱皇伯襄國譙  
國仙遊皆稱太夫人歐公欲諛英宗遂駁珪議且必  
欲致太后手詔尊濮王爲濮安懿皇帝帝稱之曰親  
襄國譙國仙遊並稱后爲范鎮呂誨等所攻歐公屈  
於正議遂銜鎮等時惟蔣之奇是歐遂薦蔣爲御史  
衆因目歐公爲奸邪會韓魏公求去鎮在翰林批答



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歐公乃譖鎮曰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果坐累出知陳州以薦唐介事並觀誠潞公之罪人也宋史斷以夏竦陷石介事爲比亦似當理至若李誠之送唐介詩乃目潞公爲奸諛則非君子之論也偶與客論及此故併志之

### 梁簡文識趣

梁簡文帝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予每至山間林下未嘗不三復此語乃知雅况有得無問貴賤隱顯也

### 高房山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工寫山水始學二米後宗董源李成墨竹師黃華大有思致嘗云息齋竹真而不妙松雪竹妙而不真我乃於二者之間看筆然所作甚少或問之曰不欲掩息齋雅度

### 頻伽鳥

武昌府崇陽縣石頭寺畔有鳥曰頻伽每日五更則鳴其聲清亮可愛歲止見一雙飛翔不出數甲



元嚴士貞有詩詠之曰百鳥喧啾正倦聽。忽然聞此  
獨關情。聲隨魚板常三奏。節合簫韶應九成。窓外曉  
飛僧夢斷。岩前時見客心清。禪林得汝添奇玩。故向  
祇園又著名。士貞即崇陽人詩不甚高

### 山樂鳥

徽州黃山祥符寺龍池有啼禽名山樂鳥鳴聲甚異  
有節奏有疾徐若歌若答

汪文節公文集

### 釀酒二婢

碧香王晉卿婢善造酒東坡謫惠州日得一桂香亦  
善此法自以爲謫居善事

東坡與錢濟明帖

### 樂天臧獲名

白樂天小庭亦有月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  
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紅紫皆小臧  
獲名味此意語則菱谷爲童奴紅紫爲女奴也

### 錢鏗詞

殷有賢大夫黃髮眉兩白男女欲不絕飯食穀不辟  
四十九室家五十二嗣息豈是山澤癯嚙漱煉精魄  
廣成至道本自然有人得之同壽域君不見孔子竊  
比我老彭老彭之壽稱以德此楊廉夫慕錢鏗之詞  
末雖含諷意其實嘆譽之故廉夫慕年致身黃老嬖



竹枝柳枝桃花諸婢卒未壽考蓋御女採取之術猥  
媒淫縱之行殺他人以欺天養自己而損彼有道德  
者不爲縱以此得壽亦天地間偷生之賊也朱子感  
興詩有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法偷  
生詎能安大賢之言固自殊衆也

### 舒雅吏隱

宋館直舒雅恬於榮宦因舒州靈仙觀有勝跡請以  
職方員外掌觀事優遊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羨之內  
翰楊大年寄以詩曰綠髮郎潛不記年却尋丹竈味  
靈篇華陰學霧還成市彭澤橫琴豈要絃曉業祇因  
飡沆瀣夜難誰見弄潺湲須知吏隱金門客待乞刀  
圭作地仙劉子儀亦寄詩曰石渠仙署久離羣抗跡  
丹臺世絕倫楊子不甘嘲尚白漆園終許自全真紫  
煙深處鸞雙舞朱髓成來鳥共伸若向雲中見鷄犬  
可應渾忘姓劉人舒乃作詩答二公曰清貴無過近  
侍臣多情猶憶舊交親金蓮燭下裁詩句麟角峯前  
寄隱淪和氣忽飄燕谷暖好風隨起謝庭春緘藏便  
是山家寶留與兒孫世不貧

### 蚤贊

蚤無賦詠之者惟一贊托意亦可取惜不甚工也錄



之以備一類。然視荆公烘蟲詩，則隔疆域矣。贊曰：生於無人之鄉，長於不掃之境。來兮莫探其踪，去兮莫測其影。汝真小人，唯利嘴是逞。

### 漬蜜梅法

山谷戲答晁深道乞消梅詩曰：北客未嘗眉自顰。南人誇說口生津。磨錢和蜜誰能許，去葉供鹽亦可人。謂漬蜜梅法，磨一二銅錢置其下，顏色益鮮，誰能許謂寒家不辦此也。

### 前身今日詩法

山谷又以消梅餽晁深道戲贈詩曰：渴夢吞江起解顏。詩成有味齒牙間。前身鄰下劉公幹，今日江左庾子山。前身今日，蓋用羊祜探環事，今人恒師之。

### 偶似山谷

山谷和師厚郊示諸君詩第三聯云：歸鴻在燕競時節，宿草新墳多友生。予少嘗作清明詩有云：紅花綠柳競深淺，暖日寒雲較雨晴。時猶未見山谷詩，而偶似之如此。







